



比较文学·当代视野
陈思和 查明建 主编

什么是 世界文学？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美]大卫·丹穆若什 著 查明建 宋明炜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比较文学·当代视野
陈思和 查明建 主编
丛书策划 宋明炜

什么是 世界文学？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美]大卫·丹穆若什 著 查明建 宋明炜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18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世界文学? / (美) 丹穆若什(Damrosch, D.) 著; 查明建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2

(比较文学·当代视野)

ISBN 978-7-301-25718-0

I. ①什… II. ①丹…②查… III. ①比较文学—研究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8637号

Copyright © 20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 什么是世界文学?

著作责任者 [美] 大卫·丹穆若什 著 查明建 宋明炜 黄德先 陈婧祯 译

责任编辑 延城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71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3印张 331千字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比较文学·当代视野”总序

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处在“法国时辰”(The French Hour)时期,研究对象、范围和研究范式比较稳定,处于渐进式发展阶段。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进入“美国时辰”(The American Hour)时期^①,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研究对象不断更新,研究范式嬗变不居,处于跨越式发展阶段。当代比较文学,尽管内外部“危机”声此起彼伏,且时感焦虑不安,但从未停下开拓进取的步伐,将一次次危机化为学科发展的契机和动力,不断丰富和扩大了这门相对比较年轻学科的内涵。

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

雷勒·韦勒克(René Wellek)1958年9月在北卡罗莱纳大学所在地教堂山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发表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著名演讲,以及1961年亨利·雷马克(Henry Ramak)发表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一文,阐述了他们对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及发展理念。韦勒克、雷马克等美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观及其提倡的新研究范式,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所广泛认同和接受。教堂山标志着美国学派的兴起,也开启了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的序幕。美国成为当代国际比较

^① “The French Hour”和“The American Hour”是克罗迪奥·纪延创造的术语,见 Claudio Guillén,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 Cola Franz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0-62.

II 什么是世界文学？

文学的重镇，它的发展动向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走向。

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法国学派专注文学关系考据的影响研究模式，引领到“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新天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欧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理论热”，从符号学到心理分析批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女性主义到解构主义，从后殖民主义到文化研究，各种理论竞相纷呈、交相更替，令人目不暇接。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和先锋性特点，使它敏于吸收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在理论大潮的推动下，比较文学研究的关注点开始发生转移，从原来的以文学文本为核心的比较研究，转向了批评理论、妇女研究、符号学、电影与媒体研究以及文化研究。^①以作家、作品为传统的文学研究观念和审美问题遭到普遍拒绝，人们转而关注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②

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热”，从社会背景上来说，与“越战后弥漫一时的犬儒主义和怀疑情绪”^③有关；从学院背景来说，是逆反于新批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理论，适逢批评理论的兴起，因而出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转向”。比较文学转向理论研究，一方面，脱离了文学本体，关注的“是理论而不是文学，是方法而不是问题”^④，偏离了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属性，导致了学科界限的模糊，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有其积极意义。当代理论不仅更新了文学批评观念，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也解构了“欧洲中心主义”，促使欧美比较文学界增强了比较文学的全球意识，开始将研究的关注点从欧洲转向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

①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p. 5.

② Gerald Gillespie. “Newer Trend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West,” in *Aspect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urrent Approaches*. ed. Chandra Mohan. New Delhi: India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1989, p. 18.

③ Charles Bernheimer, “The Bernheimer Report, 1993: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

④ Charles Bernheimer,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

斯皮瓦克正是基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宣称传统的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她认为要将比较文学推倒重来(re-do Comparative Literature),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比较文学定义,建立新型的比较文学。实现的途径是建立“星球化”(planetarity)思维模式,克服他异性(alterity),跨越边界,与区域研究(area study)相结合。伯恩海默报告之所以能够提出摒弃欧洲中心主义,也得益于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影响下的学术语境。

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默以“世纪转折时期的比较文学”为题,发表了比较文学学科现状与发展报告。伯恩海默的报告最引人瞩目的,是其对比较文学发展方向提出的两条建议:一是比较文学应摒弃欧洲中心主义,而提倡多元文化主义,将比较文学研究范围扩大到东西方;二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关注点不应再是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而应扩大文学研究的语境,将文学研究扩展到文本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伯恩海默的报告不仅在美国,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也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议论,对此后十多年的国际比较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问题就逐渐成了国际比较文学大会讨论的重要内容。1985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其主题为“比较文学的新领域”“文化的对话”。其后的历次大会主题,都突出了文化的维度以及对文化研究的关注:第12届大会(德国慕尼黑,1988)的主题是“文学的时间与空间”;第13届大会(日本东京,1991)的主题是“欲望与幻想”;第14届大会(加拿大阿尔伯塔,1994)的主题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语言、文化、社会”;第15届大会(荷兰莱顿,1997)的主题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第16届大会(南非比勒陀利亚,2000)的主题是“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传递与超越”;第17届大会(中国香港,2004)的主题是“身处边缘:文学与文化中的边缘、前沿与首创”。

比较文学关注文化研究是发展的必然,文学的内部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方面,完整的研究,必然包括文学的外部研究。因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只关注高雅文学话语,还应考察文本赖以生产并决定其地位高低

IV 什么是世界文学？

的整个话语语境。”^①提倡比较文学研究应扩大语境化和历史化，并非要用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并且，大家“总的说来有一个共识，即文学仍处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中心”^②。

近十年来，比较文学一方面继续向文化研究、跨学科领域开拓，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向传统研究领域回归的趋势。2003年，由苏源熙起草的“美国比较文学学科报告”提出，未来比较文学的发展策略是回到“文学性”研究，“重新考察‘文学性’观念，以新的视角重返具有新意和新见解的文学研究。”^③恰好也是在2003年，大卫·丹穆若什出版了新著《什么是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这个“经典性”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见解。比如，他指出，“世界文学”是具体存在的，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世界上不同地区有多种多样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s)；“世界文学”是文学流通和阅读的方式；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受益的文学；等等。这些新观点具有较大的理论启迪意义，为重新探讨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来说，尤其有直接的启迪意义。它说明，比较文学的创新发展，并非只能通过跨越到其他学科、不断地开辟新研究领域而实现，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有值得深入开掘的潜力和学术价值。

丹穆若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几届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都涉及世界文学议题，并且大会主题出现了向比较文学本体研究回归的迹象：第18届大会(巴西里约热内卢，2007)的主题是“超越二元对立：比较文学的断裂与位移”，第19届大

① Charles Bernheimer, “The Bernheimer Report, 1993: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

② Manuela Mourã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ed. 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6.

③ 张隆溪：《从外部来思考——评 ACLA 2005 年新报告兼谈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趋势》，《中国比较文学》2005 年第 4 期，第 5 页。

会(韩国首尔,2010)的主题是“扩大比较文学的边界”,第20届大会(法国巴黎,2013)的主题是“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讨论的议题包括“比较文学定义的演变”“‘比较’的含义”“全球化语境下学科界限的演变”“新技术时代比较方法的界限与过程之演变”“文学比较方法与其他领域比较方法之关系”。

比较文学以跨越性、开放性和先锋性著称,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更是彰显了这些特征。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从跨学科研究到理论研究,从文本研究到文化研究,从欧洲中心主义到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从文学经典的探讨到世界文学观念的更新,凡此种种,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文学的学术空间,历历体现了当代比较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及其探索的多元化。

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开放性和先锋性,使它傲然走在当代人文学科领域的前沿,成为当代人文学科领域最具活力的学科。“比较文学学者的思维、著述和教学方式,像福音一样传遍人文科学领域,成为人文学科领域里的‘首席小提琴’,为整个人文学科‘乐队’定调。”^①

从韦勒克对比较文学“文学性”的强调,到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学理论建构与实践,从确认“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到探询“比较文学是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历经半个世纪,比较文学似乎又回到了当代发展的起点。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归。经历了对理论的追捧、对文化研究的热衷、对跨学科研究的痴迷之过程,比较文学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纵横驰骋的潜力和学术空间的深广度,得到了充分探索和实验,回过头来检视和反思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无疑可为比较文学本体论建设赋予更为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更为多元的学术维度。

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其“国际性”要求比较文学研究不能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应及时而充分借鉴国际上比较文学的发展经验,结合本国的实际,展开研究。

^① 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4.

VI 什么是世界文学？

作为国际比较文学的一员，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动态的把握和研究，离不开对国外比较文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实践成果的借鉴。

20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处于复兴阶段，对国外比较文学的发展非常关注，曾翻译出版了多种比较文学论著，如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大塚幸男的《比较文学原理》、弗朗西斯·约斯特的《比较文学导论》、布吕奈尔的《什么是比较文学》等，以及数种比较文学译文集，如《比较文学译文集》《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等。这些译著和译文集，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广泛引用，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版权等方面的原因，类似这样的译著和译文集基本绝迹。为了弥补当代国外比较文学重要著作译介的缺失，促进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与国外比较文学界的学术交流、对话，我们遴选、组织翻译了这套“比较文学·当代视野”。

“比较文学·当代视野”所收入的，均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界备受关注、广为征引的重要著作，代表了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这套丛书，可以帮助国内比较文学学者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得以了解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的进展，从中获得启迪，以推动中国比较文学更好地发展。

本丛书由陈思和教授倡议发起，与美国韦斯礼学院宋明炜教授共同策划。选题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艾英女士的热情支持。宋明炜教授在征询一些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遴选出书目，并与部分作者和出版社洽谈版权事宜，顺利签下中文版的出版协议。查明建教授负责组织翻译，并对本丛书的译稿作了通读和审校。

陈思和 查明建 宋明炜

2014年7月

译者序

自 1827 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以来，“世界文学”一词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同民族文学间旅行，获得了多样性的解读，构成了一套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学话语系统。世界文学观不同，也就有不同的世界文学谱系，“有多少种民族和本土的视角，就有多少种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s)”^①。

世界文学观念是随着全球化兴起而出现的，也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而愈加复杂化。“世界文学依然是个无限开放性的让人反思和争论的概念。”^②近二十年来，“世界文学”再次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热门议题，不仅有大量论文发表，也出版了多种相关论著。大卫·丹穆若什 1993 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丹穆若什在本书的“导言”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关于世界文学的核心观点：“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③本书就是从流通、翻译、生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① Saussy, Haun,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1.

② Prendergast, Christopher, ed. *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4, p. xiii.

③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

II 什么是世界文学？

本书第一部分“流通”，考察世界文学的流通模式。第一章考察了埋没两千年之久的《吉尔伽美什》(*The Epic of Gilgamesh*)，如何从刻在楔形文字泥板的文献形态转而成为最早的世界文学史诗。《吉尔伽美什》从历史遗存到世界文学作品的过程说明，“一个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会通过两重步骤：首先，被当作‘文学’来阅读；其次，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通进入到更宽广的世界之中。”^①第二章通过殖民地时期墨西哥的三种杂合文献(诗集)，讨论诗歌的意义、审美效果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动态关系。第三章考察世界文学文集选目的变迁。“世界文学”过去长期被认定为欧洲文学名著经典，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欧美的世界文学文集开始收录非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尽管所占的比例还不大，但体现了世界文学版图向欧美之外文学扩展的趋势。

第二部分探讨世界文学如何从“翻译”中受益。丹穆若什以古埃及的情诗、13世纪神秘主义者麦赫蒂尔德·冯·马格德堡通神异象书写、卡夫卡作品的修订与翻译为例，考察“在翻译过程中，什么被丧失，又有什么被添加”，以及“一个作品从原初文化转至一个新的文化空间时可能引发的语言、时代、地区、宗教、社会地位、文学语境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变化”。^②同时说明，“翻译可以使作品超越各种边界：不仅是地理和时空边界，而且包括社会边界，也包括社会性别边界”。^③

第三部分通过分析佩勒姆·伍德豪斯英语小说的国际传播，丽格贝塔·门楚的证言实录的加工、翻译，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的跨国渊源及其内涵的双重性，论述这三部面向国际市场创作的作品进入世界文学的途径以及文本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复杂因素。

最后，丹穆若什在“结语”部分对本书的论述作了理论总结和阐述，并提出了对世界文学的三重界定：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

①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

② Ibid., pp. 34-36.

③ Ibid., pp. 170-171.

射。二、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三、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①

本书涉及的世界文学范围非常广,从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残片,到埃及的象型文字文本,从中世纪德国女神秘主义者的通神异象书写,到危地马拉妇女的创伤记忆口述,从卡夫卡作品的重新修订与翻译,到当代词典形式小说的国际阅读,视野遍及全球,时间跨越古今。论述上,理论阐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内容纷繁,宏微互参,生动揭示了世界文学构成的多元化以及世界文学实践形式的多样性;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丹穆若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深厚的文学和历史文化功底以及对多种语言的精通。

过去学界对世界文学的探讨,大多关注进入世界文学之列作品的经典性、文学品质以及其中民族文学特质的存无等问题。丹穆若什在世界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世界文学研究。他所关注的,不是探讨世界文学的本体论,而是研究世界文学的现象学^②,即从流通、翻译和生产角度,具体考察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性、跨文化性和变异性。

丹穆若什从文学作品的跨文化流通、阅读角度重新探讨世界文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比如,世界文学是具体存在的,“是在不同文化中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建构的”^③,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因此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世界文学”;凡在源语文化之外流通、影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以译文形式还是原文形式,都属于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世界文学总是既与主体文化的价值取向和需求相关,又与作品的源文化相关,因而是一个双重折射的过程”^④,具有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双重文化性质;世界文学是文学流通和阅读的方式;世界文学从翻译中受益,在译入语文化中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其意义也在

^①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1.

^② Ibid., p. 6.

^③ Ibid., p. 26.

^④ Ibid., p. 283.

IV 什么是世界文学？

译文和新的文化语境中得以重构；等等。这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很大的理论创新价值，开启了重新看待和研究世界文学的新思路。丹穆若什不仅创造性地更新了世界文学观念，开创了世界文学研究的新方法，为世界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同时，也给予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以很大的学术启迪。

国际比较文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也引起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和极大兴趣。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颇具新意的论文。中外学者从不同语境、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世界文学的论述，形成了中外比较文学学者的对话，而“美国和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恰恰因为侧面的不同而具有互补的性质”。我们希望《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文本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和加深中国比较文学界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既与我们的本国文化保持活跃的关联，同时敞开自己，拥抱整个世界”，开拓丹穆若什所寄望的“比较世界文学”（comparative world literature）研究新空间。

下面介绍本书翻译的分工：作者中文版序、导论，宋明炜译；第1—3章，黄德先、陈婧祯译；第4、5章，黄德先译；第6—9章、结语，查明建译。本书的翻译得以完成，要感谢以上译者的通力合作。

这里要特别感谢宋明炜教授。他是本套丛书的策划，并出面洽谈好了本书的中文版权。明炜在哥伦比亚读博士期间，丹穆若什教授是他的老师。明炜结束在哈佛大学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后，在美国韦斯礼学院任教，丹穆若什教授后来也从哥大转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明炜又得以就近请益，时相过从。明炜对丹穆若什教授的世界文学观、学术兴趣和思路很熟悉，当是本书的最佳译者人选，但他太忙，委托由我来担纲翻译。我近些年给硕士、博士生上比较文学课，多次用到此书，对本书的内容比较熟，因此也就很爽快地答应了。2010年8月，丹穆若什教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第五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我也应邀参加。会后交谈，丹穆若什教授得知我们在翻他的这部著作，很是高兴，并很快写好中译版作者序，此后也一直关心本书翻译的进展情况。不料我接下此书的翻译任务不久，即被学校调任英语学院院长，从此，学院行政、各种

会议、学科建设、英语专业人文化教育改革、国际化办学等等工作,铺天盖地而来,并且我本人还一直担任着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六七门课程的教学,平日里几乎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只能利用节假日来翻译,严重影响了进度。待其他译者完成了所承担章节的翻译后,我又花了不少时间审校、统稿,统一全书的译名和格式。到现在才完成本书的最后校订,迁延时日太久了,深感惭愧、歉疚。

感谢丹穆若什教授和明炜教授的信任!艾英女士和本书责编延城城先生的体谅和耐心,令我既感且愧——他们焦急地等待译稿,又知我太忙,只好在耐心的等待中,不时委婉地提醒。非常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审校、编辑所付出的辛劳!

查明建

2014年11月9日

中文版序

本书中文版的面世让我特别高兴。这既是因为我的论述围绕的就是文学作品在国际上的传播,也是因为中国在今天是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场所。这部译作的出版,恰值我参与主编的两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论文集之间,一本是当代比较文学文集(《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大卫·丹穆若什、陈永国、尹星主编,2010年),另一本是《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大卫·丹穆若什、刘洪涛、尹星主编,2013年),两书同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的问世,可以说标志着中美两国学者的合作渐进渐长。就是此刻,我写作这篇序言时,正在和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以及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合作,筹备2011年7月在北大举行的为期一个月的世界文学暑期讲习班,这个暑期项目以后也会在哈佛大学和伊斯坦布尔的比尔基大学举办,并计划在中国、美国、欧洲、中东轮流举行。今天,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体制实践上,世界文学的研究,是真正的国际化了。

打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局面,扩大到整个世界文学的尺度上,意味着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上,告别那种长期以来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对西欧的特别重视。即便在欧洲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经常也主要关注西欧,或者不过是关心本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领域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比较文学家平川祐弘(Sukehiro Hirakawa)——在50年代,他还是东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在《日本文化:对现代的适应》(“Japanese Culture: Accommodation to Mod-

II 什么是世界文学？

ern Times”)中回顾说：“柯修斯(Curtius)、奥尔巴赫(Auerbach)、韦勒克(Wellek)这些伟大学者撰写鸿篇巨制,确实是为了克服民族主义。但是,在我这样的外来者眼里,西方比较文学的学术传统——如果允许,我想说——就像是一种新型民族主义,西方民族主义的表达。在我们看来,那就是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专有俱乐部。这是某种扩大化的西欧共荣圈。”^①

平川祐弘尖锐的政治类比,令人想起一个文学强权政治的时代。事隔几十年,这种情形当然已经打破,但是,强权视角却可能至今并未全然引退。我们对于全球视野充满热情,可是,大量的文学研究仍然被“主要”的文化和文学所占领,读解文学的框架也经常是一些特选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家的经典,他们中有些不是西方人,但几乎都是在美国或者西欧的大学成名立业。

如果我们旨在恰当地看待世界上的文学,并促进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中美学者的互相学习将会大有裨益。通过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学研究,我们对于自己的学院文化和学术选择会获得新的理解,既在已有的观念上更加明确,也在忽略的方面有所警醒。中文读者应该会注意到本书的章节相对缺少对东亚文学作品的讨论,但同样醒目的,还有美国文学作品的缺席。这种缺席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其实是寻常的事情。我想,美国和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恰恰因为侧重面的不同而具有互补的性质。我们或许可以说,大多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是向心的,而美国比较文学则明显在离心力的作用之下。也就是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常常主要关注中国及其与外界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欧洲、日本或印度),而美国各大学的比较文学专业,由于往往是二战期间或者战后欧洲移民经手创建或改造的,因而典型情况是,他们关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但却不关注自己的国家。中国有众多的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专业,如果在已经建立的语种和文学课程之外,本书还能够启发对更多语言文学的更广博的研究兴趣,那么反过来,中国学术对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也将有所启发,促使

^① 引自《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第28卷(1979年),47页。

我们去建立与本国文化之间更有生气的关联。同时,两国学者或许都应该更加重视邻近区域较小规模的文学文化: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视野里几乎没有墨西哥和加拿大文学的影子,而在中国,除了非常专业的学术圈,很少有人讨论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学。

但是,这决不是说,任何地方的所有学者都应该研究同样一批作家;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或者可称之为“比较世界文学”(comparative world literature)的研究——对于不同地域研究世界文学的方法上的不同,对于它们迥异的区域历史、文化和政治考虑、教育系统,需要有自觉的、周密思考的意识。对世界文学的全球性研究的参与,在世界不同地方都会有不同的形式,满足不同的需要,与此同时,对于每个区域的学者,重要的是获得这样一种意识,即从其他文化视角看,世界将会多么不同。由此,我们的研究,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东/西方”和“南/北方”的文学研究之间,就会跨越体制和思想上的分野,既与我们的本国文化保持活跃的关联,同时敞开自己,拥抱整个世界——这既包括世界文学独特的多样性,也包括从不同文化和思想立场来研究这些文学的多种多样的创造性思路。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宋明炜提议翻译本书,并牵头促成出版,这体现了一种真正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也非常感谢查明建等译者的努力。在逐渐展开的国际学术对话中,本书若有幸充任马前卒,这部译稿也即达到了它的目的。

大卫·丹穆若什